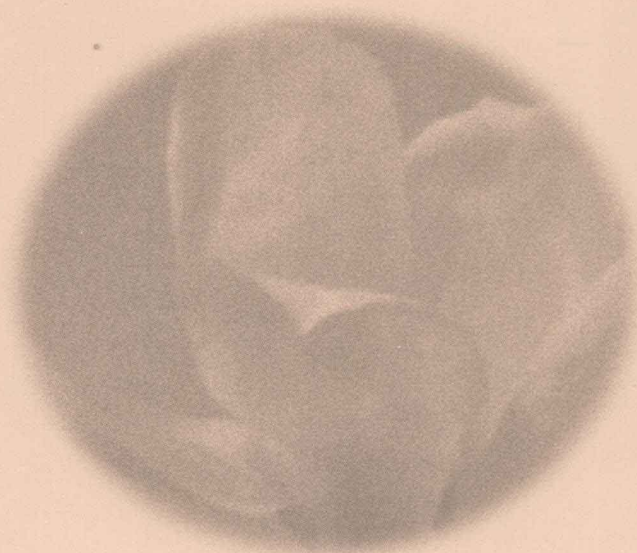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唐丽妮 那年花事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 唐
丽
妮
著

那年花事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那年花事 / 唐丽妮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12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ISBN 978-7-5411-3398-5

I. ①那… II. ①唐…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6373 号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

那年花事
NANIAN HUASHI

唐丽妮 著

责任编辑 郭 健

整体设计 袁银昌

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92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398-5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蒙	刘海涛	江曾培	汤吉夫
陈建功	郑宗培	桂晓风	雷 达



唐丽妮 作家。20 世纪 70 年代生，广西岑溪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现在广西柳州某企业供职，担任广西小小说学会理事。多篇小說曾被《微型小說选》《小小说选刊》《青年文摘》《读者·乡土人文版》《南方农村报》等转载，并收入多种选本。曾获忆石一分钟小說比赛一等奖、广西第二届小小说大赛三等奖、第八届（2010 年）中国微型小說年度评选三等奖、2008 年全国小小说新秀赛十强等奖项。

总序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编者邀我作个序。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就是为其鼓与呼的，现不妨摘录于下，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

尽管人们可以对“微型小说”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

它是一种机智，一种敏感，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瞬间、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

因而，它是一种眼光，一种艺术神经。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一种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

它是一种情绪、怅惘、惊叹、留连、幽默，只此一点。

它是一种智慧。简练是才能的姐妹。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不想强加于人，不想当教师爷，充分地信任读者。

它是一种语言，举一反三，一以当十，字字千斤重。

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并不窘迫，并不寒伧，肝胆俱全。

它是谦虚的，它自称微型，自称小小。

它又是困难的，几百字，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无法搭配，无法藏头露尾，无法搞障眼法。

它是一种机遇，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命运啊，这一生，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微型”呢？

王 蒙

2011年9月26日

阿星七	84
阿眉八	87
龙过河	89
阿腰一	92
阿川三	95
娟子	99
捻子花	102
进城	104
成家	107
保姆	110
想念一种味道	113
陌生人	115
我的男人	118
地洞里的度假村	121
菜婆	124
苦咖啡	127
银手镯	129
山里的父亲	131
乡下的母亲	134
姐妹	137
被风吹走的夏天	140
谎言	143
婆婆	146
悔棋	148
烟花	151
山丁香	154
寻找阿军	157
水红和她的黄狗	159

砖十一

唐家的榜放了三日，无人敢揭。第四日，忽然就被扯下了。

谁吃豹子胆了？敢揽下这活？盖这么大的祠堂，别说是小小的笋村，就是整个县里，也难找第二家！

揭榜的叫莫子松，一位黑发青须的红脸汉子，目光如炬，身材瘦小。此人是笋村泥瓦匠师前头领黎放的高徒，还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主。

唐老爷捋捋花白胡子，走进内屋，问太太，莫子松，怎么样？

那是你们男人的事啊！太太微笑着，继续精心修剪一盆文竹。

唐老爷看了看，就出去了。

莫子松还有个条件，工地上的事他负全责，主家不能干涉。还讲为保证质量，每天每工规定砌十一只砖，十五年交工。

十五年啊！一天十一砖！还不要人管！他能盖，唐老爷也不定能应呢。难怪黎匠师过世后他总揽不到活儿！众人哗然。乡下人盖房，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三五载，谁有那么大的耐心啊。

可唐老爷应下来。

阿爸，莫师傅要糯米粉！这太离谱了吧？一天，大儿子急匆匆进来。

给他。

原来莫子松是要把糯米粉和到灰浆里，增加黏性。

莫子松招了几十个大小泥瓦工，也不急开工，先讲做活的规矩和工艺，他说，凡事要靠心，用心做，慢工出细活。干盖房的，更得讲良心，弄不好，是给人家挖坟墓！

来照去。大工歪鼻二心中不服。歪鼻二在村里泥水行当算个人物，跟莫子松交情也铁。可歪鼻二没耐性，没几天便烦，就由着性子来，一骨碌砌了二三十砖。莫子松默看一阵，蓦地拔刀飞身上墙，像只燕子轻点几下，又飞身下墙，不看人，径自就走。人们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抬头看，那两三尺高的墙上已多了十一块砖，连砖缝都看不到！跟歪鼻二那二三十砖一比，简直是十八岁的细妹子跟八十岁的老太太。歪鼻二的歪鼻子早臊得像只红辣椒，灰头灰脸爬下了架子。

唐老爷闻得莫子松征服歪鼻二之事，慢踱方步，摸摸胡子，颌首道，嗯，莫子松，十一砖，砖十一，就叫他砖十一吧！

太太也听说了。太太不言语，微微一笑，跟平日一样叫人往工地送粥。太太从不去工地，可从挖地基那天起，她每天都会下厨房亲自煮一锅粥，叫人送到工地，春冬煮瘦肉皮蛋粥，夏秋煮绿豆粥。可不管是皮蛋粥还是绿豆粥，砖十一好像都喜欢，三大海碗，一气喝个精光。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晃就十余年。

唐家祠堂有条有理地按规划施工，十五年后如期完成！站对面盘龙山顶望下来，一座青砖黑瓦攀龙附凤的巍巍大宅，在蓝天白云之下如一只威武的青皮虎，半卧在狮虎山下。

可是，在竣工的爆竹点燃之后，却不见了匠师砖十一。唐老爷命人去找。

家人回来报，砖十一上了盘龙山……

唐老爷摆摆手，阻止了家人，望望对面山，起伏如卧龙的山峰上，苍翠的松林中，隐约露出盘龙庙的一角。

唐老爷背手转身踱入内堂。太太正给文竹浇水。

他上山了。唐老爷走到窗前，望着窗外一棵葱郁的古松。

哦。太太直了直如水的腰肢。文竹滴下一滴水珠，颤了颤。

老爷，文竹长新叶子了！太太又说。

咚——咚——盘龙山上传来一阵钟声，悠扬绵长。

后世人在唐老爷手撰的《唐家祠堂总序》里，看到有记载，祠堂始建于嘉庆二十年，历时十五年，建造者乃笋村名匠莫子松。

砸碎一个月亮

梅叶有些心事，坐一个角落。对面角落，坐着梁山，不知是不是也有心事。

高中同学聚会，十几年见一面，都很兴奋很激动，推杯换盏，女的腰丰胸腴，男的脸红发滑。梁山不太一样，寸把长的头发直愣愣地竖着，脸上没有红，也不见胡子，腮旁黝黑中显出一层浅青，像以前老家浆洗过的土布，坚挺，清爽。他拿一杯酒，只看，不喝，话讲得少。

梁山当年成绩不错，老师说考上大学没问题，可他偏偏不考，回家种田了。听说后来包了个山头，种板栗，又娶了个女人，两人有时种种树，有时吵吵嘴。

梅叶。他忽然走过来，杯子一碰她的杯子，说，吃完饭，你到我房间来，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东西？梅叶愣了愣。

水晶。说完，不等梅叶反应，梁山转身就回对面角落了。

梅叶呆呆的，她包里有一个施华洛世奇水晶手镯，晶莹剔透，光芒

老 井

一口老井。

井台干干净净，清晰可见的新鲜帚痕，帚痕上几个歪歪扭扭的湿鞋印，清清白白地描画着老井的清寂。

风微微的，斜阳越过寨子前面的大石山，静静地投射在井台上。

穿蓝布衫的阿苗婶挑着满满两桶水，慢慢地直起腰。扁担沉到肩，微弯的腰抖了一下，脚下便有些趔趄。不过，很快就调整好了。

阿苗婶抖落蜡花百褶裙上的几点草屑，踩着新鲜的帚痕，颤颤地担水离去。

吊脚楼离得并不远，很快便到。阿苗婶把水倒入水缸，就着手给阿桂叔烧水泡茶。阿苗婶泡茶不用茶叶，而用山楂叶。

寨里的金二爷说，老井水泡山楂叶对阿桂叔的病有好处。

每年春天，阿苗婶便采来野山楂叶，晒干，挂到灶房墙上，四季烟火熏着。泡时，把水烧开，摘几片叶子丢到锅里。锅盖凉时，就可喝了。

这山楂叶果然管用，还很清甜。阿桂叔喝后两眼亮亮的。

这晚，阿桂叔喝了茶，两眼没有发亮，而有些忧郁，望着床前那个忙个不停的瘦小背影说：“阿苗，我们也接自来水吧，莫担了。”

“不！”阿苗婶说，“都喝了几十年了，惯了。再说，我还没老到挑不动呢。”

屋里一阵沉默。

哗——哗——井台那边传来一阵水声。

“又是水保！这老寡公还是小时那脾性，日日在井边冲澡，洗凉房

都长草了。”阿桂叔笑着说。

阿苗婶叹口气，没笑，低着眉，扶正胸前的银项，开始给阿桂叔擦身子。

“阿苗，我累你了！当年……”阿桂叔闭上眼睛，幽幽叹息。

当年，寨里的后生哥都兴在井台冲澡，也不管有没有姑娘在旁，甩掉短衫长裤，露出满身肉疙瘩，吊起井水，哗哗地从头冲到脚，把一天的困乏劲都冲掉，直到全身舒坦。

当然，他们不单单是冲澡。

阿桂为了在水保他们面前逞强，冲着水双脚还跳得老高，光脚板落在滑溜溜的井台边，狠狠地摔了一跤。倒地后，还继续滑，掉进井边的水沟。也不知摔到了哪根神经，竟从此起不了身。

而那天，正好是他用花轿把阿苗婶抬进吊脚楼的第三天。

“唉——”

阿桂叔痴痴地望着瓦顶，仿佛回到了当年，看到了年轻的阿苗婶。

年轻的阿苗，尖尖的锥髻高绾在头顶，插一个银光闪闪的银梳，银梳下是一张山沙梨般清润的脸。

最迷人的是那细腰，轻轻一摆，把满桶水吊上来。再一摆，淡蓝百褶裙一开，一合，水担上肩。刚刚还软得似水的细腰，眨眼就韧得跟月琴的弦一般，把竹扁担弹得一颤一颤的。步子合着节拍，吱呀呀地踩上青石板路……那份舒展有力的俊俏，不知招来多少后生的情歌呢。要不是阿桂叔多读了两年书，以他豆腐般的身子，怎比得过比水牛还壮的水保？可他偏又……

“唉——，我怎么就死不掉呢？”阿桂叔狠劲地掐木头一样的双腿。

“你呀，又想不开了！”

阿苗婶拉过他的手，轻轻地揉，然后坐到竹椅上给阿桂叔织睡帽。

吊脚楼的木条窗前，阿苗婶静静地织，阿桂叔静静地躺，天色静静

地暗了。

那边井台哗哗的水声也渐渐停息，连吃饱了的狗都不吠，整个寨子都是静的，仿佛都睡着了。

忽然，月光淡淡的木窗外，传来一阵颤颤的歌声。

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

……

浑厚的滑音声腔从井台起唱，渐渐远去，继而无声。

阿桂叔的眉毛跳了一下，定定地望着阿苗婶。

阿苗婶的眉毛也跳了一下，潮红着脸，弯腰整理竹篮里整整齐齐的黑毛线。无意间，蜡染头巾下一缕花白的鬓发悄然滑落。

阿桂叔心头一哽：“阿苗，苦了你……”

阿苗婶一惊，忙坐直身子，想说什么，却又摇摇头，低头继续手上的织活。

“阿苗，你另找个人吧……”

“你莫要乱讲！”阿苗婶猛一哆嗦，右食指被织针狠戳了一下。

“唉——”阿桂叔把脸转向窗口，缓缓说，“我是个活死人，拖累你这些年……水保是个好人……”

一颗浑浊的泪从他眼角慢慢滴落……

夜，渐渐加深，月亮轻轻地移过木条窗子的时候，阿桂叔终于睡着了。

阿苗婶悄悄放下睡帽，蹑脚来到偏屋，从木箱取出一个包，里面是一件宽大的深蓝色毛衣，袖子上架着四根光滑的竹棒针，像一个大大的井字。

窗外，一缕清幽的月光静静地照进“井”内，如水倾泻。

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

.....

阿苗婶含着泪，缓缓地抽出棒针……

哗——哗——凉了天。

落 雁

茫茫原野，她面南伫立，雕塑般。猎猎朔风把她的红裘皮大衣生生地扯起来。

侍卫的马蹄一声比一声紧，复株累单于的旨意一次比一次急，催她回营。

她，一动不动。

她要等到汉宫的诏书，等待她的君王答应她的请求，诏她还宫。

太阳西沉，南面的黑马终于踏着滚滚黄尘疾驰而至。

汉宫的使君小心翼翼地传达成帝的诏令，望公主能以国为重，从胡俗。

歌声竦动了帐外的年轻单于。他果断地揭开帐帘。

煮奶茶的篝火还在烧着，她那白玉般的脸庞被映染上了一层红，如同一朵尊贵的红牡丹。

他一步一步走到她跟前，凝望着她，坚定而热烈。

这个强悍的年轻单于，已不再是侍立在她身旁，称她为“小母后”，聆听她讲述中原耕种织棉故事的那个年轻人了。两团若隐若现的小火苗，如今已燃烧成了熊熊烈火。

她坐着没动，脸上还是那端庄的仪容，柔软的手指依然在弦上水般波动。

孀儿。声音低沉，有力。

琴声的水波晃了一下。

孀儿。他上前一步，抽出她怀里的琵琶，握住她的手腕，一把拽到身前。

放开！我是你的母后。

不！你是我的阏氏！他用粗壮的臂膀把努力挣扎的她紧紧箍在胸前，埋下头，在她耳边低低地说。

父死，妻其后母。就算匈奴没有这个风俗，你，也会是我的！他轻轻托起她那举世无双的脸，箍得更紧了。

孀儿，你知道不知道？你踏上了这牛马遍野的大漠，你就是大漠永不熄灭的火把，也是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火把！

你知道不知道，你给大漠带来多少财富、安宁和希望？你看，因为有你，南边不再起烽烟，骑马的男子扶起了犁耙，挤奶的女人学会了缝纫……除了你，孀儿，漠漠原野还有谁，配做我雕陶莫皋的“宁胡阏氏”呢？

孀儿啊，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决心要带着你，踏遍大漠的每一个角落。

而你，为何总躲着我？父王把王位交给我，把你交给我，就是让我

断尾钗

一块黛青的缎子，把红木的梳妆台上那椭圆的金边铜镜，轻轻遮盖了。

她就坐在这青缎子前。

握着她稀疏的长发，丫环翠儿心头一酸，那张红润的玉脸，如今已淡了颜色。对着镜，只平添几分痛罢了。

然而，纵是最贴心的丫环，又何曾真懂她？

十三年前，红红的蜡烛燃了一夜。鸳鸯帐内，她在清晨小鸟的啾啾中醒来。那个人引她到镜前。十根白皙修长的手指缠着她柔亮的黑发绕呀绕。最后，端端正正地插上那支和田羊脂玉凤钗——白玉凤凰口衔两颗穿在金链上的玉珠子展翅欲飞，凤身润白如凝脂。那是他家里给她下聘的信物。

这钗，只配你！椭圆金边铜镜里，那个人手扶凤钗，两眼亮如星光。

那时的她，如一朵初绽的桃花。只为他娇，为他笑。

可那个人，此刻在哪里呢？宁德的任上吧。

她轻叹了口气，套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淡紫褙子，让翠儿扶着，到园子去。她已在床上躺两个多月了。

园子里有风，柳枝微微晃着，还是绿的，却不再是三月的嫩绿，是墨绿。

柳叶老了。

人，也老了。

去年春天，沈园的荷花池边，如故亭里，她终于遇见了他。一枝桃